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明湖荷月

□李振声

今夜的月亮真好,明晃晃地挂在空中,笑眯眯地望着大地,沐浴在清风明月之中,我的身心感到格外温馨和平静。心平气静容易生发闲情逸致,又因刚刚读罢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,突然间想去大明湖了,去看看月光下的十里荷塘是个什么样子。

初夏的济南,正是“香生荷叶散千家”、“六月荷香散满城”的时候,我从曲水亭街上穿过,见到的是“芙蓉桥畔是儿家,到门一路芙蓉花,水边芙蓉红在水,窗前芙蓉红在纱”的美景。老济南人爱荷,爱到了“梅花不种种荷花,庭院无荷不成家”的程度,家有荷花,满院生香,祥和温馨,清新高雅,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品位。当年老舍在南新街58号小院居住的时候,就在庭院里养了一大缸荷花,遇有贵客到访,还会摘下几朵做成“油炸荷花瓣”的菜肴让客人品尝,种荷、养荷、赏荷、品荷,是他的一大乐趣,也代表了济南人对荷的喜爱有加情有独钟的风格。

踏着月光透过柳梢洒落满地的碎银,我沿着曾堤漫步来到烟波桥的拱顶,举头眺望,但见夜空辽阔,浮云朵朵,星光灿灿,明月高悬。俯瞰明湖,则是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,雁落鱼沉,舟橹不语。皎洁的月光仿佛为大明湖披了一层蝉翼般的轻纱,使远近高低错落有致的美景都带着缥缈的神韵,显出朦胧的醉态,宛若一方沉静的古砚,被月光轻轻研磨,又被泉水慢慢洇开,散发着水墨的清香,泼染着十里明湖。

最美、最勾人心魄、让人销魂的,自然是婀娜多姿、接天映月的满池荷花。明湖荷多,多得炫目。明湖荷美,美得惊艳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亲眼所见,无论如何你也体会不到明湖荷月的这种美艳程度。此刻,满湖的荷花像一群从天而降的仙女,她们刚刚参加完王母娘娘的瑶池盛宴,乘着酒兴来到大明湖洗浴。离开森严壁垒的天庭,仙女们不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,摘去满头的金钗玉笄,闪出滚动在额头的露珠;洗去满脸的胭脂口红,还原天生丽质的清纯;脱去身上的盛装礼服,只穿一件圆润如盘的绿裙;露出水灵白嫩的细腰,托起娇艳羞涩的笑脸。在波光粼粼奇美无比的明湖夜色之中,她们是一群断臂再造的维纳斯女神,圣洁典雅,亭亭玉立,只要看上一眼,你就再也不会忘记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出处和本意。

看着月光下在水中追逐嬉闹翩翩起舞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荷花仙子,我想起了宋朝诗人杨公远写的一首古诗:“十里荷花带月看,花和月色一般般。只应舞彻霓裳曲,官女三千下广寒。”原来天女下凡到大明湖洗浴并不是罕事,千百年来她们每年都要到这里戏水消暑,早已是大明湖的常客甚至半个主人了。难怪大明湖的荷花与众不同,不但灵气十足,而且有股仙气,原来她们与仙女同体,都是上苍的掌上明珠。数千年的明月照拂,数千年的泉水浸染,数千年的时空穿越,数千年的文明传承,造就了她们“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花魂,锤炼了她们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风骨。

风吹影动,月光西移,我发现躺在荷上的露珠有点困了,它翻了个跟头想提提精神,却不小心失足落水滚入湖中。露珠惊醒了湖鸭,吓得一个箭步窜出了荷田。这场面有点滑稽,却应了“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的那句宋词。我的心突地一动,想起了当年经常在这里骚扰湖鸭鸥鹭们的那个山东小老乡,举目搜寻,在满池的荷花女神之中,仿佛看到了她那楚楚动人的倩影。

【饮馔杂谈】

## 济南竹枝词里全是好吃的

□魏敬群

竹枝词原是古代流行于巴山楚水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歌曲调,唐代诗人白居易、刘禹锡效仿而作,遂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,清新活泼,通俗上口,内容更集中于民风民俗、山川名胜、地方人物等。明代王象春的《齐音》又名《济南百咏》,清代董芸的《广齐音》,清代王初桐、孙兆淮和现代徐北文的《济南竹枝词》皆属此类。后三人的作品皆咏唱到济南的食俗。

王初桐(1729—1821),字于阳,清代上海嘉定人,监生,擅填词。乾隆时担任齐河县县丞,新城、淄川、平阴、寿光知县,宁海州同知。著有《齐鲁韩诗谱》《水经注补正》等。

王初桐《济南竹枝词》中有一首写泺河鲫鱼:“泺口腥风四月天,海鲜新到利津船。东人最重泺河鲫,贩进城来更值钱。”注曰:“《水经注》: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。春秋桓公十八年,公会齐侯于泺也。北流为泺口。”

山东利津县位于黄河入海口,号称“百鱼之乡”。汇集泺口的水产品琳琅满目,并由此产生了脍炙人口的糖醋黄河鲤鱼,王初桐却偏偏认为山东人最喜欢吃的是泺河鲫鱼。泺河鲫鱼鲜美好吃,大概与泉水滋养有关吧?

他还有一首:“糁香姚肉满街盛,不许辛家独擅名。下酒最怜乡味好,更教金杏解春醒。”注曰:“《菊隐纪闻》:都中辛家猪肉最驰名。《酉阳杂俎》:金杏出济南,汉武帝东巡有献之者,帝嘉赏焉。”诗中写到的糁是山东济宁和临沂的一种传统名吃。

过去,济南芙蓉巷的三合糁馆专做济宁糁,小布政司街和经三纬四路的沂州小馆则是临沂口味糁馆。“姚肉”似乎是济南姚姓人士制作的一种熟肉,可与北京有名的辛家猪肉一争高低。《酉阳杂俎》是唐代段成式的著作,里面记载:“汉帝杏,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,山上多杏,大如梨,黄如橘,土人谓之汉帝杏,亦曰金杏。”王初桐认为,下酒乡味(姚肉)最好,解醉金杏为佳。

他另有一首写济南大白菜:“祝店韩仓路平平,一帆风饱小车轻。车车齐载黄芽菜,推到城中天乍明。”注曰:“祝店,赵尚书故宅。韩仓,村名,居人多种菜为业。”“赵尚书”乃明代历城人赵世卿。“祝店”现称祝甸,韩仓在其东面。“黄芽菜”就是黄芽白菜,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载:“白菜,四郊皆有,趵突泉东上者佳,冬月地窖中生者为黄芽。”

白菜古称“菘”,清代本邑文士王贤仪《环辙杂录》曰:“南北呼菘统曰白菜,济南又呼为黄芽。”济南人喜食白菜,过去街头常有黄芽白菜的叫卖声。而且,大白菜是济南百姓冬季的当家菜,家家户户都要在入冬之际储存成百上千斤大白菜。祝店、韩仓是明清时代的著名白菜产地,唐王、董家则是后起的白菜基地。

孙兆淮,字子香,清代江苏昆山人,生卒年不详。幼负隽才,道光年间随父孙铨宦山左,诗文有盛名,后曾入林则徐幕,著有《片玉山房花笺录诗话》《片玉山房词话》等。

孙兆淮《济南竹枝词》中有一首写食苑品鱼:“桐月轩中品菜蔬,骚人雅集太轩渠。依家不住西湖上,偏喜今朝醋溜鱼。”注曰:“鱼虾皆豢养于活水中,鲜美非常,不弱于杭州之五柳居也。”

杭州五柳居所制西湖醋鱼,又叫宋嫂鱼、醋溜鱼。醋溜鱼在济南演变成脍炙人口的糖醋鱼,光绪年间开业的德胜楼饭庄(后来的汇泉楼)的厨师彭柯最擅长烹制此菜。饭庄毗邻天镜泉(江家池),水中蓄养许多黄河鲤鱼。此种情形,颇与桐月轩之太轩渠活水养鱼相类。

济南的水果亦被孙兆淮写入诗中:“此乡瓜果味还佳,盈担挑来摆满街。雪藕苹婆依最爱,夜深留待醒吟怀。”注曰:“西瓜、蜜桃、苹果、粉藕之类多而且佳。”上面说到的雪藕就是大明湖的白莲藕,嫩脆无比,味道甘甜,济南人将其作为鲜水果生吃。

明代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记载的水果有杏、梨、樱桃、柑橘、苹婆等三十来种。并且称:“苹婆,大如甘橘,色青亦曰平波。”苹婆即苹果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,苏州文士范烟桥在济南待过几个月,他在《历下烟云录》一文中写到济南食果习俗:“水果置朱漆或黑漆之圆盘中,骈列两侧,如送礼然。梨为最多,可以四季不断,有数种,味皆甘美无酸。葡萄亦甜美多液,虽至隆冬,不坏。”又不无遗憾地说:“北方水果肥大甘美,素所著称。惜余十月去,明年三月返。在此期间,为水果最少之时,只有梨与葡萄而已……未尝佳果为大缺憾耳。”他没有吃到济南夏天的水果,包括西瓜。济南人暑日吃西瓜很有特点,往往将其装在网兜里,沉在泉池、河里或井中,待上半天一夜,然后捞出切开就食,拔凉解暑,谓之“冰镇西瓜”。

徐北文(1924—2005),山东泰安人,教授、学者、诗人,著有《先秦文学史》《济南简史》《济南风情》《海岱居文存》《海岱小品》《海岱居诗话》等。

徐北文《济南竹枝词》之《扁食》一首写道:“扁食薄皮馅美藏,肉绒细拌蒲丝香。更有揉泥豆腐软,醋酸蒜辣佐君尝。”注曰:“面皮包馅而食,通名包子,做法不同,分名之为蒸包、煎包、锅贴、水饺、馉饳等名目。济南旧日名水饺曰‘扁食’……”

济南人待客,常以水饺作为主食。年节之时,更是不可或缺的食品。昔日济南餐馆专营扁食者,名曰“扁食楼”。周传铭《1927济南快览》一书载:“鞭指巷之熊家扁食楼,营业已近百年,扁食具有专长,近由其弟分设于县西巷亦营业而不恶也。”另外,还有西双龙街的谯家扁食楼、大观园商场西面的曹家扁食楼等。

他还有一首《搭酥锅》:“园蔬带白莲藕,鸡鱼豚肉一锅烹。新年户户夸酥菜,席珍自奉乐平生。”注曰:“夏历新正,济南家家制酥菜……名曰‘搭酥锅’。”“搭酥锅”也叫“打酥锅”,济南家家会做,口味各有不同,主要体现在酱油、醋、糖的比例上。三份酱油、一份醋、一份糖,称作“俗口”,多加糖为“甜口”,多加醋则是“酸口”。

他还写到济南的《杂粮食品》:“杂面条儿绿豆丸,豆浆甘美腐乳咸。热贴馍饼夸香脆,小米新磨玉沫甜。”注曰:“昔日济南家常多以杂粮为食,食麦粉者罕……今少年喜欧美快餐,此等平淡食品已少见,老人胃口何处享颐养之乐耶?”

食俗之变,与时代同步,但为健康计,不少济南人又重寻杂粮食品。尤其老人,将其列为重要的养生之道。

时便有了欢乐的动静。在工休和午饭时,腰鼓队也给大家演上一段,活跃气氛,鼓舞士气。

劳建队的生活丰富多彩,但年代久远,大都忘了,只有一小插曲,难以忘怀。管伙食采购的同志,不知为何一下子购进两卡车洋葱。那些天我们天天吃洋葱,结果,齐鲁中学全院充满洋葱味,连打嗝放屁都是洋葱味,最后同学们怨声载道才停止吃洋葱。而对于我来说,造成的结果是,此后一生不吃洋葱。

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,我们结下了极深的友谊。为记录精彩的生活,市学联拍了不少照片,我还保留一张在当时齐鲁大学校园内拍的腰鼓队合影。

劳建队对于济南的社会进程而言,只是一朵小浪花。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旅途重要一笔,是思想和身体一次最重要的锻炼。

原定一个月的任务,劳建建设大队用了21天提前完成任务。这就是现在文化西路泄洪沟的雏形。

劳动结束时,给我们每人发了20斤小米和几块钱。回家后我又向家长要了两块钱,买了我人生第一双回力球鞋。

【城记】

## 那年暑假挖文化西路泄洪沟

□叶世超

现下,知道济南文化西路省齐鲁医学院门前的泄洪渠(山水沟)是谁开挖的人恐怕不多了。我告诉你,是1950年济南市暑期学生劳动建设大队开挖的。

1950年暑假前,济南一中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,组织学生参加由市学联组织的暑期学生劳动建设大队。那年我刚结束初二的学业,得知这个消息当即报名。

我们这些参加劳动建设的学生在济南齐鲁中学(现济南五中)集合,并以此为驻地,住在教室里,早饭后出发干活,午饭在工地吃,晚饭仍回齐鲁中学吃。

记得编队时,因为我是一中学生会委员,还封了我个班长。

劳动建设第一天,红旗开路,数百劳建队员肩扛铁锹、锨头,抬着大筐等工具,浩浩荡荡出发了,出校门经泉城路(院前大街)、舜井街、朝山街,来到齐鲁大学门前。然后领导讲话,分配任务后,一声“开始”,我们便按事先画好的线开挖了。

开挖第一天,我们这些城市的少男少女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摸劳动工具,干活笨得可气可笑。记得与我同组的一中高二级的女生宋玉芳,

我叫她宋大姐,比我强得多,还不时指导我。中午在齐鲁大学小树林里午餐时,我才发现她手上的泡也比我起得多。卫生员一一给大家包扎。稍事休息后,下午继续干活。虽然手上起了泡,但年轻人心目中没有难事,一个个仍是生龙活虎。

五十年后当我和宋姐再见面时,我们这两个古稀老人笑过后一致认为,受益不浅。

为了保存体力,晚饭后,我们竟然没有嬉闹,通通早早入睡。于是分段挖掘,几天下来就看出了高低差别。于是劳动竞赛开始了,黑板报出来了,表扬了某些组某些人,我清楚记得有宋玉芳。

看到自己组落后了,有的组里呼喊声欢笑声没有了,有点沉闷。这天晚上回到驻地,杜显霆来找我。他是大队负责人之一,是黎明中学的学生会主席。“大队想组织个腰鼓队,你是一中的腰鼓队长,你领头吧,怎样?”

于是为了鼓舞士气,腰鼓队成立了,六女二男,我打镲。要知道在1950年腰鼓可是最时尚的娱乐形式,比扭秧歌进了一大步哦!此后,劳动队伍出发和返回



▲济南人暑日离不了的“冰镇西瓜”